

釋迦譜卷第五

壁五

蕭齊釋僧祐譏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

出四果經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

迦葉

一

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爲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

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鬱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訖畢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旣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鬱單越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

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爲竒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日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

壁五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

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

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

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

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

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出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

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

見佛行處皆悉虛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從船底入結跏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

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羅漢也

瑞應本起云如是變化凡有十八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不如我以得羅漢也

壁五佛即語言迦葉汝非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

道汝今何故起大我慢瑞應本起云佛語迦

三葉汝非羅漢不知道證胡爲強顏不知羞耻

虛妄自稱我有道德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

愧無顏自知無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實妙神聖乃知我意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

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
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
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二
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爲國王臣民所
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
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勑然我内心非
不決定爲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
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
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爲奇特智慧深遠
性又安詳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第
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旣爲
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
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
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
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惟願

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
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
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果爾時迦葉五百弟
子旣見其師已爲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

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爲大仙之所攝受今
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
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
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爲轉於四諦法輪時五
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
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
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
墮五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
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
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於下流忽見其兄并

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也是時二弟奔競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爲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逆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曰汝仙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也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

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斷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爲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

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爲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爲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爲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絶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爲說四諦皆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婆娑羅王往昔於我

有約誓言若道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繞往王舍城諸頻婆娑羅王所爾時頻婆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爲沙門即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旣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爲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爲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婆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爲佛弟子即勑嚴駕與

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衆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輦除去儀飾出至佛前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普曜經云時餅沙王聞之欣然大悅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諸大臣長者梵志國中吏民嚴治道路散華燒香持諸幢蓋王乘羽葆之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長者梵志萬二千人欲出城迎忽大風起閉其城門王怪所以今行迎佛當有吉喜快善瑞應時城門神即謂王言快無不利王往前世與八萬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於來世一時見佛諮詢受道教今有一人閑在刑獄違其本誓故城門閉當放大赦

獄中人出同時見佛諮詢受訓誨城門乃開王聞乃遣速勅詔放大赦境土獄囚得出一時往迎時佛入國有大社樹名曰遮迦佛與比丘坐樹下王遙見佛如星中月猶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釋梵王聖帝處於本宮如樹華茂晃若金色威神特顯光明巍巍超絕無侶王心踊躍下車步進五體威儀除蓋履扇冠幘刀杖前稽首佛足自稱其號我是國主餅沙王也久服聖尊飢虛積時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實如來言是王餅沙也諸佛天神皆護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前者作禮中者低頭後者叉手皆却坐訖王及臣民覩優樓迦葉在山學仙者舊來久怪之佛邊心自念言佛是優樓師優樓是佛師乎佛觀心念即告優樓爲說偈言

云何優樓鄉 本可所事神 祠祀歸水火
日月衆梵天 事來爲幾何 凤夜精進學
心中不懈廢 寧益致神仙

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卷五

以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卷五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王及羣臣國中萬民爾乃別知優樓迦葉是
佛弟子便進林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
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
繞如盛月滿處衆星中行步踊悅不能自勝
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
竭提王名頻婆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
哉大王於是頻婆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
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就坐爾時世尊

旣見來衆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問頻婆娑
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
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
婆娑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
人民旣見迦葉爲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
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
如此之人以爲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衆心
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爲世人
之所歸信云何當爲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
懷狐疑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
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
九 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
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爲無量身或
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卧舉衆
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

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中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世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也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没於生死海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施會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眾聞優樓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

決定得知如來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華作妙妓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以成熟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五以識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即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

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爲解脫
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爲縛法本無我及
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
實法若能斷此倒想想者即是解脫爾時頻
婆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衆生言有我者而
名爲縛一切衆生皆悉無我旣無有我誰受
來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
生所爲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
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
爲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
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
無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
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
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
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

卷五

十一

如是時頻婆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
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爲常合不應
離絕若不常合是即爲斷爾時世尊知王心
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
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
而生芽葉種子旣謝不得常生芽葉故不
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
如是爾時頻婆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
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
婆娑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
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人又於諸法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時頻婆娑羅王即從座起
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
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
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觀慈顏又聞正法方懷

慚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
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
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
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
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今摩竭提國長夜
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
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婆娑
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
去普曜經云大臣賀王前時諸王悉不見佛
今獨王見宿福祿厚故乃爾耳王益欣踊亦
賀諸臣卿等大德值是聖尊王還宮中勅宮
夫人嫁女大小及國吏民歲三月六齋守禁
法施戒博聞王適歸宮時天帝釋將八萬天
散華佛上歸命作禮而去言南無佛尋皆悉
度得法眼淨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曰迦陵見佛入國天
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園欲用上佛往詣
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親愛
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
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願佛
及聖衆遊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王還
城已即勅諸臣今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
飾極令嚴麗縣繒旛蓋散華燒香悉皆辦已
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
園僧伽藍修理始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
愍我故往住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
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
闔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
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
聲者得聽瘡者能語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

覺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華腐草榮秀洞池
增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鳴鶯鴛鴦異類衆
鳥續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
既入城已與頻婆娑羅王俱往竹園

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餅盛

壁三

十三

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
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爲我納受作
此言已即便奉捨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
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於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

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婆娑羅
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
住間浮提中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爲其首
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爾時世尊
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
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
不通達辯才語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
婆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爲舍利弗二姓
目犍連名目犍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爲
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爲親友極相愛
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
無得惜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
攝諸根威儀詳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
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

儀詳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者心大歡喜踊躍徧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誠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者即便安詳聲五而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姓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者說此偈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

所亦皆得離譬如今日光能破於暗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暗障我從昔來所可修學皆爲邪見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念已禮阿捨婆者足歸還所止時阿捨婆者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捷連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詳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悟汝有所得願爲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實已得甘露法聲五目捷連夜那聞已歡喜無量歎言善哉時爲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詳序我旣見已深生恭敬旣到其所而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

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旣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爾時目犍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犍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

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夜那當於我法中爲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爲第一目犍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爲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垂聽許經六爾時世尊即便呼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旣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於是世尊即便喚言善

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爲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廣說四諦二

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爲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

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羅夜那爲大目犍羅夜那普曜經云佛有沙門名曰安陸遣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之世人在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齊整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字優波替而遙見之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門衣服安詳齊整不失儀節試徃問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當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

此往問比丘所事何道誰爲師主願聞其志比丘知意即說偈曰

吾師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 等不存有無度衆十二門 我年既幼稚 學根近薄尠豈能宣至真 如來無極業 一切諸法本

從緣悉本無 若能反本源 乃名曰沙門安陸沙門答曰吾所事師從無數劫奉行六度無極之法四等四恩行無盡哀奉無極慈欲度一切積功累德不可稱載一生補處在兜術天降神現存寄迦維羅衛國處夫人胎如日現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動瑞三十二稱已聖音三界皆苦吾當度之釋梵四王咸來啓受九龍浴身其德無量粗舉其要非吾螢燭所歎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師天人之尊於是頌曰

吾師天中天 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遊虛空 化訓去五陰 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位 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
來抱疑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
周宗行徧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
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今佛所在答曰在迦
陵竹園將諸弟子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問訊
至尊身墮愚冥迷惑歷載不得諮受今乃奉
聖無極大道願聽出家得爲比丘受成就戒
佛言善哉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
爲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亘然意達漏盡
意解得無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學俗字拘
律陀今名目連少小相順要有至真以相開
示今已蒙濟彼沒塵垢未得拔出承尊聖旨

往開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勿得稽留時
舍利弗稽首佛足鋒出入城求目連遙見目
連與諸弟子遊行城裏街曲里巷舍利弗趣
之目連覩見體改服變不與常同問之所以
被服改變有何異見答曰學人無常唯行大
明吾學積年不值大聖今乃遇之無上大道
欣慶無量故來相求同其道味累劫無窮目
連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須
重言吾眾從事不復欲聞假喻言之人有珍
妙施有勝得大寶如意明珠及獲寶瑛復欲
反求帛祠爲珠非身所欲目連答曰仁智勝
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誤便當同志將吾受訓
稽首至尊時舍利弗與目連俱往詣佛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又手白佛違曠侍首沉沒
塵垢今乃奉觀願爲沙門啓受法律佛言善

哉即除澡毘屏鹿衣杖具佛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爲說正諦漏盡意解所作已辦成無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時誓供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連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時所度

壁五

十九

爾時偷羅厥又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陀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爲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欲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而著價

直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虛空中旣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爲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旣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

壁五

十六

欲受汝爲弟子者頭即裂壞以爲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語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

爲大迦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普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過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華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犍連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發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

輪八萬天子及頻婆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億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所種因緣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已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

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禮而退普曜經云王遙聞子得佛道已來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飢虛欲觀有一梵志名優陀耶聰明智慧本侍菩薩常得其意王告優陀往請迎佛別閣已來十有二年夙夜愁感不捨其心思一相見如復更生優陀受教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優陀見佛諸天釋梵歸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願得出家以爲沙門佛言呼比丘來頭髮自墮便成沙門得羅漢道佛時所度其

餘前後得道所度不可稱計佛自念言本與

父王要得佛道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正應

還設若還國無所感動於事不宜所化甚少
先遣神足弟子比丘優陀耶往顯威神足知
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發起道心所度

乃多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

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
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
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爾況佛
威德巍巍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

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

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濕身火
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方沒地出於西方西
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
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

尊於是頌曰

佛從本所行 生死無數度 常念蜎飛類

勤苦無量劫 時坐佛樹下 賈致本宿願
歡喜當聽說 難得數見聞 適成佛道時
輒降魔官屬 即壞生死本 消愛欲無餘

佛念本生地 意欲見親族 今聽王頭檀

所說甚可悲 比丘名優陀 姿性能悅人
佛遣使令行 孚致消息來 還入父王國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顧 意欲還至宮
優陀聞佛教 五 即聽受奉行 因時於佛前

變化隨地形

三

其身忽不見

神足來入城

乃至大王殿 父王所坐前 比丘優陀耶
進現悅頭檀 變化若干品 踊出父王殿
淨譬如蓮華 泥土塵不生 父王見恐怖
即問斯何靈 將無是神祇 出地何怪爾

此形姓爲誰 本從何得斯 願以開吾意
令心疑結解 從生至於今 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 求道度衆生 慕勤無數劫
於今乃得成 今王莫恐畏 且寬意悅豫
我以壞衆惡 爲王太子使 王聞太子問
淚下如雨星 十二年已來 乃承悉達聲
今從吉祥至 思寤如更生 太子捨國位
成道號何名 出國坐六年 精進現成佛
號曰天中天 三界尊第一 本時在我尊
爲作衆寶殿 刻鏤諸妙飾 於今室何如
優陀所答曰 佛之正真微 常坐於樹下
諸天來歸趣 吾子在宮時 茵褥布綺綻
皆以錦繡成 柔軟有光澤 龍婁奉寶牀
天帝貢袈裟 不以好衣喜 其心無增損
在國好美食 甘膳悉其味 今所服食者

五五

二十三

安身何等類 執鉢行分衛 福衆無麤細
呢願布施家 世世令安隱 悉達卧寢時
不敢妄呼覺 鼓琴發歌音 爾乃令寤起
如來三昧定 凤夜無眠覺 釋梵來勸助
皆現稽首受 在家雜香浴 若干種衆馨
香香徧室中 今用何所意 八解三脫門
洗浴除心垢 其心淨如空 普安無惱憂
悉達在家時 捣若干雜香 香熏其衣服
清淨無垢障 戒定慧解脫 以爲道德香
熏于八難處 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牀座
以若干寶成 重疊布衆具 以卧起其上
四禪爲牀座 意定無憒亂 清淨如蓮華
不著于泥水 在宮無數兵 諸臣而宿衛
左右常擁護 目不見惡穢 諸弟子衆俱
千二百五十 菩薩無央數 皆來稽首集

本在家未出 有四品好車 象馬牛羊步
遊行觀四方 五通以驂駕 徵視洞聽飛
覩本見衆心 遊觀度生死 子出行往返
幢旛羽彫飾 前後諸導從 各執諸兵仗
四等慈悲護 恩惠仁愛度 普覆衆危難
以嚴飾衆生 生時雜妓樂 植鐘及鳴鼓
觀者悉墳路 前後不相害 樹下波羅柰
椎鳴不死鼓 拘鄰等得道 八萬四千天
九十六道伏 其音聞三千 衆生莫不悅
啓受心皆明 所領何國土 人民爲多少
所化有幾人 悉爲歸伏不 領三千大界
化訓諸羣生 十方不可稱 莫不蒙濟度
在國思正法 助吾治萬民 動順禮節訓
莫不承教聞 佛解空本無 捨于四顛倒
靡不歸伏者 神靜天爲業 佛與世無離

博無不備達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歸
正天下滿人 一人頭若干 一頭若干舌
舌解無數義 合集恒沙人嗟歎佛功德
江沙劫不暢 況我螢燭明

王聞益悲喜歎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

當來不何日當至乎優陀報曰却七日到王
大踊躍即勑羣臣國中萬民吾往迎佛導從
威儀法轉輪王平治道路掃除令淨香汁灑
地懸繒旛綵豎其幢蓋周徧國內其所修治
光飾盡宜千乘萬騎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
首歸命優陀前報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見王
宣其意故今還宣命說王意旨飢虛無量欲
見至尊稽首受法并化萬民咸蒙福慶王曰
宜知是時勿復稽留爾時優陀耶還來詣佛
稽首足下以啓國王世尊及諸弟子自期七

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別來積年
夙夜想念飲食不甘寢不能寐飢虛日久計
日度時須世尊到已憶七日於時大聖告諸
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
整衣服護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

壁五

二十五

送侍天雨香汁散華燒香豎諸幢蓋四王諸
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衆
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妓樂追於上侍佛
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
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水王見
此瑞知佛已來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
佛散華燒香豎諸幢旛鼓衆妓樂悉出迎佛
王遙見佛在於大衆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焰
於朝陽如樹華茂芬芳熾盛巨身丈六相好
嚴身晃如金山王覩悲喜前稽首足惟別彌

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即還入城
足蹈門闈地爲大動天雨衆華樂器皆鳴盲
者得視聾者得聽拘躄得行病者得愈瘻者
能言狂者得正僂者得伸若被毒者毒爲不行
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檫作聲
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室寶藏者自然
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和同等心
叉手自歸命佛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
天懷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
端正姝好消姪怒癡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
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
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王見佛
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
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覩諸
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風飄身體黑

臭在佛邊侍猶如黑鳥在紫金山不能發起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勑國中諸豪族釋端正姝好顏貌殊異選五百人出爲沙門侍佛在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亦如摩尼著水精器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未下鬚髮難有二十六典作剃頭師前白佛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明時巨遇今我大天及諸尊者識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榮捨世尊位行作沙門今我小節下劣靡逮何所貪樂不出爲道乎唯佛哀愍濟救汙泥沒溺塵埃拔爲沙門佛言善哉佛時便呼比丘來頭髮則墮袈裟在身即成沙門禮諸沙門因隨次坐難在後作次第作禮到此沙門即住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能爲禮佛知告難佛法大通舉學前後不在尊卑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汙

塗執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風內外無異其神空淨所著爲名宜棄自大以法自將乃應先聖無極道訓時難見佛教誨切至事不得止解了本無棄捐自大下意爲禮天地大動衆會同歎善哉善哉爲道等心除自高意而下卑心感於天地爲之大動從是制法先學爲長後學爲小法之常儀各無所恨無所諍訟佛時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瞿夷撫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違侍覲曠廢供養時王僚屬皆懷沉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羣僚瞿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衆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於時羅云厥年七歲瞿夷即以

指印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馬羅
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
羣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所現無量真佛子
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
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欲瞿夷也王得道證

瞿夷受戒淨修梵行宮人大小咸受戒法月
六歲三奉齋弗懈國內清寧風雨以節時不
越序五穀登賤民安其所萬邦黎庶咸來慶

賀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祐尋法身無形羣有已滅覺智不起萬動永

寂而甫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運般若之權任首楞之勢迴靈兜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像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羣萌故地居輪皇摧制剛夸故才窮藝術

釋迦譜卷第五

卷五

二十一

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
樹凡斯如跡罔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
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識習滯據跡爲真
欲觀如來失道逾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
在匱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
蓋謂證跡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
則披經無礙法身可觀

蔚	蔚映	蔚於物	蔚切茂也	羽葆	葆補道切	羽葆	側革
璧	璧彼	戺切足	戺不能行也	替他	計蜎	驥繢切	蜎采羽爲幢也
幢	幢綻	綻於旛切	綻不能行也	替	蜎小	飛也	幢切巾
旛	旛綻	綻線切	旛子盈切	旛	鏤郎豆	鏤雕刻也	旛
旛子	旛子	旛傳江切	旛子盈切	旛	之曜	燭切	旛子盈切
盈	盈旛	旛傳江切	旛子盈切	燭	燭與照同	燭僂力主	燭與照同
旛子	旛子	旛子盈切	旛子盈切	燭	燭僂力主	燭與照同	燭旛子盈切

也 楸 抽庚 切
瑕 加 疣 疣也
疵 疣也 移
謂 過也 移
也 移也 切
夸 夸 爭 爭也
奢 奢 瓜 瓜也
也 切

妹 春朱切
美色也
巨 不普
不可火切
瑕 瑕 瑕也
瑕 胡瑕